

第二章 林文月生平經歷與文學因緣

林文月在上海日本租界出生，原籍台灣彰化人。戰後渡台，後就讀且任教台大，退休後旅居美國。如此繁複的生命歷程，不僅影響她的文學關懷，也塑造她的散文風格。本章擬從林文月個人生命史出發，分析她生命各階段的重要事件、際遇對其內心世界與創作所造成的影響。觀察她一路行來的足跡，探討其今日創作思想及創作風格形成的原因，以此作為進一步分析其作品的基礎。

第一節 童年上海居：國族認同迷思

上海童年的生活，提供林文月充分學習日文的機會，為她往後的日本譯作奠定重要根基。她的文學啟蒙自小就開始，受到飽讀詩書的母親及個人蘊涵的關係，童年時便十分喜愛閱讀。但是特殊的身份，使她在小小的年紀就感受到國族認同的問題。許多童年泛黃而黯淡的記憶，之所以能鮮明保存下來，乃在於這種認同的困擾在童年時期伴隨著她一起成長，¹上海童年的歲月，是林文月生命中風格非常鮮明且韻味特殊的一段。

一、日本化的啟蒙教育

林文月，是個道道地地的台灣人，卻不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台灣人，而是在上海長大的，在台灣唸小學時被同學稱為「半山仔」。²她的父親林伯奏原是出生於彰化縣附一個很小的鄉村——溪州劉姓之家，後來為北斗鎮林家所領養，遂冠林姓。林文月 1933 年出生在上海閘北日本租界區，在當時那是個四分五裂的地方，〈說童年〉中曾自述：

¹ 陳芳明，《深山夜讀》，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01 年 3 月初版，頁 199-200。

² 林文月說她小學六年級由上海來到台灣的「老松國小」就讀，那時候，本省人喜歡叫外省人為「阿山仔」，表示來自唐山，同學們便管叫她「半山仔」。林文月，《讀中文系的人·說童年》，台北：洪範書店，1978 年 9 月初版，頁 33。

我出生在上海。我們家八個兄弟姐妹當中，除了弟弟因避民國二十六年的『上海事變』而於東京出生外，其餘七人都誕生於上海。雙親很早便從臺灣遷居於上海。抗戰結束以前，父親一直任職於日本『三井物產株式會社』的上海支店，所以我們幾個兄弟姐妹，先後都在上海市江灣路的家生長。

3

上海江灣路，是她童年記憶所繫的主要空間。上海事變時，為避亂曾舉家遷居於日本東京，但年餘又回去，直到抗戰勝利翌年二月始返台。林文月住的是日本租界閘北地區，該地區的九所日本小學中，因臺胞子女沒有朝鮮人多，因此無有像專為朝鮮人而設的小學。當時的台灣人，依據馬關條約，也算是日本人。八歲時，林文月小學一年級之啓蒙教育，便是按學區劃分進入了為日本居民的子弟而設的小學——「第一國民學校」。

僅就讀一年，隔年便因學生人數增多，林文月重新被分配到新成立的「第八國民學校」，亦是與日本學童共同上學。那時候，由於她住家鄰近的台灣人不多，全校只有她和四妹及後來入學讀半年的弟弟是台灣人。小學五年級以前的教育，全是在那所日本小學接受的。

林文月從小接受日本教育，與日本孩童一起生活成長，語言習慣都頗為日本化：

我們在家裡大部份是講日本話，跟父母偶爾講極有限的臺灣話，和姨娘（上海人稱女傭為姨娘）則全部講上海話；可是在外面，我們絕不說臺灣話和上海話。⁴

不僅講的是日本話，思考的方式是日本式，寫的文章當然也用日文。在上海時期，

³ 前揭書，頁 26。

⁴ 前揭書，頁 27。

林文月的母語是日本話，居家外出時則講上海話，這種日式的生活一直維持至戰爭結束時的小學五年級。

二、母親的薰陶及個人的蘊涵

林文月是《台灣通史》的作者連橫的外孫女，很多人會以為林文月的寫作啓蒙應是來自於外祖父的家學淵源，林文月對此曾加以說明解釋：「外祖父在我四歲時便去世了，他對我並沒有太多直接的影響，我也是透過文字才認識、了解他。」⁵談起童稚時和外祖父的相處，林文月認為三、四歲的印象、記憶不一定是真正的經驗，如果當時她再長個十歲，的確會受到更深的影響。而林文月喜歡文學，乃是個性使然，若說是遺傳，她覺得應該是讀過很多中國文學的母親啓發了她。⁶

連橫育有三女一子，林文月的母親連夏甸排行最長。連夏甸年輕時，曾在台北大稻埕的天主教會學校靜修女子中學讀過書。那一所女子中學，在當時是相當開明摩登的，和另一間頗有傳統的第三高女，大概可謂日據時代台灣女子所能接受最高教育的學府。⁷林文月的母親早年讀了甚多的古詩文詞，文采也相當不錯，林文月的舅舅連震東對家姐的文學才具欣賞肯定，進而勉勵林文月：

你外公的文才，是傳給了你母親；你母親當年的文筆很不錯，可惜長年的家庭生活，拖累了她，沒有讓她發揮；所幸，你又繼承了這一份遺傳。你要好好珍惜自己的才學和機會啊。⁸

更進一步說，外祖父連橫曾將一些線裝書贈與林文月的母親，舉凡《詩經集傳》、

⁵ 林芝，《望向高峰——速寫現代散文作家》，台北：幼獅文化公司，1992年12月初版，頁105。

⁶ 林麗如，〈文筆、譯筆與彩筆——專訪林文月教授〉，《文訊雜誌》，第201期，2002年6月，頁86。

⁷ 林文月，《擬古·往事》，台北：洪範書店，1993年9月初版，頁73。

⁸ 林文月，《作品·我的舅舅》，台北：九歌出版社，1993年7月初版，頁119。

《郭註爾雅》、《孫子十家註》、《亭林詩文集》、《煙霞萬古樓詩集》、《仲瞿詩錄》及《壯悔堂文集》。⁹而後，雅好古典詩文的母親衰老時，又將這些珍貴的書冊送給林文月，所以當許多人喜歡追問林文月是否是外祖父連橫啓蒙了她的寫作，她總歸功於母親的薰陶與啓發。

從小就嗜愛讀書的林文月，最愛嗅著印刷精美的書香味。小學一年級時半天的課程，通常十一點半放學，她幾乎每天都在歸途上溜進學校附近北四川路上的一爿書店，名叫「內山書店」。天天在那書店消磨半個鐘頭看不花錢的書籍，入迷地讀著帶圖的伊索寓言等書，這對林文月日後的寫作產生什麼影響？林文月一語道破：

在這平凡的生活裏，從過去到現在，一直都與書本有密切的關聯，我讀書又教書，看書也寫書。是甚麼原因使我變成這樣子呢？我不明白。只有一點可能：在我幼小好奇的那段日子裏，如果那書店裏的母子不允許我白看他們的書，甚至把我攆出店外，我可能會對書的興趣大減，甚至不喜歡書和書店也未可知。¹⁰

「內山書店」裡那一對看似母子的異國男女，對喜歡放學後看免費書的林文月，日後得以在大學執教，間亦寫一些文章，影響不可說不大。¹¹

小學五年級時，對日抗戰勝利，由於林文月就讀上海日本租界區的國小，隨著大批日本同學紛紛地遣返回鄉，她失學了。那時天天無所事事的她，竟日蜷縮在哥哥的書房裏，偷覽他的日本朋友留贈的許多書籍。她還記得讀了一套「岩波文庫」的袖珍版書，包括夏目漱石《我是貓》等作品，還有許多世界名著日譯本，如《基度山恩仇記》、《三劍客》、《悲慘世界》、《罪與罰》、《茶花女》等，林文月的閱讀天地已由童話和少年讀物構築的世界擴展至世界名著的豐厚領域，也對她

⁹ 林文月，《午後書房·三月曝書》，台北：洪範書店，1986年2月初版，頁5。

¹⁰ 林文月，《遙遠·記憶中的一爿書店》，台北：洪範書店，1981年4月初版，頁25。

¹¹ 林文月，《交談·幻化人生》，台北：九歌出版社，1988年2月初版，頁143。

日後走上翻譯之路產生了啓蒙作用。¹²

三、國族認同的迷思

林文月的童年散文內容時常重複，讓人不禁好奇尋思，這代表什麼重要的訊息，使她必須一再書寫而後快？她不是以炒冷飯式的重說，而是以更深一層的挖掘方式來表達她的童年。由於林文月特殊的身份及成長經歷，使她對童年時期產生特殊的情結，其中尤以「國族的迷思」最特殊並伴隨著她一路成長。

薩依德在〈創造、回憶與地方〉一文曾提到：「回憶及其再現，這些與認同、國族主義、權力和權威等問題密切相關。」¹³林文月童年生活中，身份的質疑和國族意識的模糊，一直令她深感迷惑，也一直不斷地在她散文的文本中出現。自小接受日本化的教育，父母則因林文月尚幼小，也沒有灌輸她認識台灣如何割讓給日本的歷史，所以她根本無由了解何以自己與其他的同學有差異：

日本小學生往返學校都排隊走路。我們經常會在路途上遇見中國孩童；雙方總是仇敵似的，往往一方叫喊：「小東洋鬼子！小東洋鬼子！」，另一方又叫喊：「支那仔！支那仔！」。氣氛緊張時，甚而會互相撿地上的小石子亂扔。我也曾經跟著喊過「支那仔」，也曾經對中國孩子投過石子。因為我那時以為自己也是日本孩子。¹⁴

就讀第八國民學校時的林文月，是位品學兼優的好學生，當時內心最高的榮譽莫過於能擔任班長一職，且只有最優良的學生才有資格勝任。她的同班好友植田玲子，是位品性學業皆讓人佩服的模範生，時常都當班長。品學也很出色的林

¹² 莊宜文，〈在沒有疆域的國度——林文月的閱讀天地〉，《聯合報》，第41版，1997年12月23日。

¹³ 薩依德著、單德興譯，《鄉關何處：薩依德回憶錄》，台北：立緒文化公司，2000年10月初版，頁9。

¹⁴ 林文月，《讀中文系的人·說童年》，頁28-29。

文月百思不解自己爲什麼無法如願：「我的成績也跟植田玲子在伯仲之間，但是只能偶爾做副班長。我認爲老師有點不公平，但是想不出原因何在？」¹⁵

有一次林文月在上學途中，行經公園前看見一個日本兵，踢打一個懷孕的中國女人，口裡還不斷地啐她：「馬鹿野郎！」當時林文月同行的男童都歡呼萬歲，跟著日本兵一起罵，身旁的女童也跟著齊呼，後來林文月不知道自己爲何也加入歡呼和拍手的行列。成長後回想起這段往事，她才恍然發現「支那人都是壞的。日本皇軍是代天行道。學校的老師如此教育我們，而我以爲自己當然也是日本小孩。」¹⁶

抗戰期間，類似如此輕蔑「支那」人的情形，在一些作家的文本中亦時有見。例如鍾理和寫於 1959 年的《原鄉人》，曾生動描寫了日據時代日本人與中國人對台灣孩子上的不同「人種學」課。在日本老師關於「支那人」的種種故事中，帶有蔑視意味的「支那」這個名稱取代了「中國」，並被塑造成一個令人感到羞恥的「他者」，因而逐步形成了這樣的想像：「支那代表衰老破敗；支那代表鴉片鬼，卑鄙骯髒的人種；支那代表怯懦，不負責等等。」然而，在中國民間百姓，如自己的奶奶、父親和兄弟那裡，關於自己的祖國，鍾理和則聽到不同的敘事和產生不同的想像。¹⁷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騎兵隊駐紮在學校，林文月上課的情形也就不太能夠正常，操場上常有軍隊的演習活動，甚至有密集頻繁的空襲警報，有時一天之內要跑兩次防空洞。在防空壕裏，除了學童，總有幾個軍人，小學生們很喜歡跟阿兵哥交談，林文月回憶道：

一次，年輕的二等兵問大家的籍貫。「我是東京人。」「我是大阪。」「熊本。」大家自告奮勇地報告。「你呢？」他問我。我有些遲疑吞吐地回答：

¹⁵ 林文月，《擬古·江灣路憶往》，頁 51。

¹⁶ 前揭書，頁 54。

¹⁷ 黎湘萍，〈戰後台灣文學的文化想像〉，收錄於何寄澎主編，《文化、認同、社會變遷：戰後五十年台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文建會，2000 年 6 月初版，頁 271。

「我是臺灣人。」那二等兵先是一楞，大概一時弄不清楚臺灣在日本的甚麼地方吧；隨後，彷彿又若有所悟，卻變得異常冷漠，不再理睬我。¹⁸

當時的林文月困惑自己爲什麼跟大家不太一樣呢？亦不能清楚理解「台灣人」與「東京人」、「大阪人」、「熊本人」有何不同？她覺得羞恥、屈辱、憤怒，但是她一點反應也不敢有。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日本天皇在無線電臺廣播中宣佈無條件投降。不久，台灣人就轉變身份爲中國人，日租界裡的台灣居民將日本的太陽旗焚燒掉，門前改懸青天白日滿地紅的中國國旗。林文月一家人不必像左鄰右舍的日本人那樣慌張遷走，這時她覺悟到自己突然變成「支那人」了。而支那人一夜之間卻變得凶狠起來，年幼十二歲的林文月從窗口看著支那人瘋狂掠奪的行爲：「從前看不起支那人的日本人，一個個低聲下氣，連討饒都不敢，全家人蜷縮在一隅，眼睜睜看著自家的財物被人搬走。」¹⁹而這些局勢的突然轉變，她當時並不明白，只能從父母口中略知：「我們不再是日本人，我們現在是中國人了；我們沒有打敗戰，我們是勝利了。」²⁰其實，林文月並不明白這個天大的變化，年幼的她，真的來不及明白這個道理。這些似懂非懂的國家、民族、台灣人、日本人、支那人……等，一直是林文月童年記憶中最難以理解的一部份。即使林文月意識到自己與「普通中國人」應該有所差異，但囿於當時的年齡及思想，她並無法清楚理解自己身爲中國人的「特殊性」何在。

林文月的童年和許多人一樣，有不少甜蜜的往事，只是較別人多了一種複雜的徬徨感，乃因她生在一個變動的時代裡，而她的家又處在幾個比較特殊的空間裡，時空不湊巧的交疊，在她幼小的心田裡抹上了一層淺灰色的暗影，那種滋味實在不好受，直到年長後仍舊無法忘卻。

¹⁸ 林文月，《擬古·江灣路憶往》，頁 58-59。

¹⁹ 前揭書，頁 63。

²⁰ 林文月，《讀中文系的人·說童年》，頁 30。

第二節 少女渡台期：語言中途轉換

台灣光復，林文月從「異鄉」回到「故鄉」，公路旁的大王椰，早已取代北四川路上的法國梧桐。²¹離開了上海，林文月面臨了語言轉換的現實困境，但她努力學習中文，甚至以中文創作。同時，在繪畫的學習上，也奠定深固的基礎。林文月於青少年階段已顯露了寫作、繪畫的才華與熱忱。

一、尋求認同

抗戰勝利，住在日本租界的台灣人忽焉由日本人變回中國人，身分處境頗為尷尬。待日本人陸續撤離上海返歸其國後，上海當地的流氓之徒竟伺機逼迫台灣居民，包含林文月他們一家人被責備是日本人的走狗。她的父親林伯奏曾經為日本公民，並且在日本的三井物產株式會社任職多年，對於驟變為中國公民的身份，覺得難自處於那個大環境之中，翌年民國三十五年的二月，倉皇舉家乘船遷回台灣。²²

林文月對台灣這陌生的故鄉是充滿新鮮興奮的：基隆碼頭岸上的人全講台灣話、基隆至台北沿途的青翠山巒、路邊成排的大王椰，耳目所及的一切，對於生長在上海的她來說，都是前所未見的，極具吸引力。林文月自我寬慰道：「『這就是我的家鄉嗎？』『這是我的家鄉！』我心裏反覆不停地自問自答。我終於回到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地方，回到一個與別人都無差別的環境。最高興的事，莫過於此。」²³ 由於童年在上海的國族迷思，讓她來台後急欲尋得一個和別人無差別的環境。

²¹ 林文月，《午後書房·關於秋天》，頁 44。

²² 林文月，《回首·回家》，台北：洪範書店，2004 年 2 月初版，頁 80。

²³ 林文月，《讀中文系的人·說童年》，頁 32。

二、語言的隔閡與跨越

少女時期林文月希望揮別童年在上海日本租界居住時身份不明的尷尬，能與大家一樣。來台後，她當真不再與別人都無差別了嗎？事實卻未見得如此。渡台時的林文月理當讀小學六年級，但當時只有萬華的「老松國小」還有六年級班，於是她每天都得長途步行去就讀。「路程遠，已令我疲倦厭煩，而陌生的環境，語言的隔閡，更使怕羞的我視上學為畏途。」²⁴

下課同學間的談話，林文月聽不懂台灣話，即使他們講日本話，帶有濃重台灣的口音，同樣讓林文月聽得似懂非懂。雖然林文月會講上海話，由於接受的是日本教育，所以她不會說國語，也不認識多少中國字。光復初期的本省籍國文老師，多數是前一天去學國語，隔天便來校教學生。由於老師本身的國語生澀不流利，上課只好都是用台灣話解釋國語，那時連ㄅㄆㄇㄏ都不認得的林文月，學習起國語更是困難，程度明顯落後班上的其他同學：

上學不久就逢考試，這真教人難堪。我回家請求母親讓我休學，母親說甚麼都不答應，百般勸慰我。猶記得第一次在「老松國小」考國文，成績是三十分，我從來沒有考過這樣低的分數。²⁵

林文月在上海讀小學時，文筆很好，文章常被張貼供大家閱讀。但是來到台灣後的小學六年級，語言的隔閡，她忽然退回到不會寫文章的狀況了，這是相當令她沮喪的事。但是，這並不是林文月個人的困擾，同樣的情形也發生在周圍的每個人的身上，這是台灣光復之初，許多人的悲喜交集的深刻經驗。²⁶

深知克服語言隔閡之重要，林文月非常努力地跨越障礙。她不但從注音符號的認識開始學起，還加緊從頭認識中國的歷史、地理，以及其他相關的文化習俗

²⁴ 前揭書，頁 33。

²⁵ 前揭書，頁 34。

²⁶ 林文月，《遙遠·後記》，頁 184。

等基本知識。經過一年的刻苦勵學，林文月已能從習得的極有限的中國文字來表達自己的感情思想。同時，她也跟著大家學習帶有北部腔調的台灣話，逐漸地拉近和其他同學的差距，這時她才感覺自己真正融入了大家生活的環境裡。

不久北二女中(今中山女中)初中秋季班新生招考，林文月獲得錄取：

記得在投考北二女初中時的作文題目是「我的家庭」。當時想：這樣平凡的題目，非藉不同凡響的開場白不足以引人注意，便捨敘述常習，而改由寫景之句落筆。監考先生果然有些好奇，他在我背後駐足片刻，不久又帶了兩三位別的先生來圍觀，他們甚至在那裏交換意見，表示讚賞。²⁷

林文月從一開始的不識國字，到最後能在國文作文中將文字拿捏地游刃有餘，證明了語言上，她已從日文書寫跨越到中文語言。

由於轉換環境，林文月在複雜徬徨的心情下，克服了語言和文字的障礙。「那時候，最大的困難是不知如何面對不同的民族背景和文化習俗。」這不但沒有限制她的書寫，反而使她日後創作上融合了不同的風貌，在文學上大放異采。²⁸

三、繪畫與寫作的啓蒙

林文月從小就喜愛文學與繪畫，對個性內向的她而言，獨自躲在房內，不論是看書寫文章或信筆塗鴉，都最自在而且充實。她自認在寫作與繪畫之間，初時是比較偏好繪畫，尤其是人物畫。初中時執迷於繪畫，以為自己將來會是一個浪跡天涯的女畫家，她說：「父親第一次到外國經商旅歸時，送我的便是有藍紅兩色自畫像的馬蒂斯畫集。那一本畫冊，也是當時我唯一的珍藏。其餘的畫，是在學校圖書館及繪畫老師的宿舍中看見的。」²⁹沒有正式拜師習畫過，只是基於幼

²⁷ 前揭書，頁 185。

²⁸ 林芝，《望向高峰——速寫現代散文作家》，頁 106。

²⁹ 林文月，《擬古·往事》，頁 77。

時師長的鼓勵與讚賞，加上在學校美術課堂上習得的繪畫原理，林文月於繪畫素描上展現過人的天賦，時常趕畫電影明星的像片送同學。北二女中高三的那年，繁忙的升學壓力下，林文月是少數高三生仍參加課外活動的。她在美術老師楊蒙中的指導下，舉凡石膏像的肌肉結構、光影明暗的把握，均精確習得，爾後復加多年的自我摸索，方始豁然開朗。

投考大學時，林文月以素描最高成績考取師大(當時稱師範學院)美術系，楊老師的啟發與指導，應是最大的原因。³⁰由於同時考取了臺大中文系，猶豫取捨之際，楊老師以自己的經驗建議她唸中文系，就這樣與美術系擦肩而過，但與美術緣份卻從未斷過：「我當年考取台大中文系同時，也考上師大美術系，因為沒有去念美術，所以保留了美好的想像空間。」³¹以時間斷限而言，林文月年少時偏愛繪西洋畫；結婚生子後，覺得西畫費時且佔空間，故一度改學國畫，尤偏愛工筆仕女圖。³²對繪畫的興趣，林文月展現在文學作品中，日後的散文集及日本譯作，多可見她細膩的畫作及插圖。³³繪畫帶給林文月的快樂，正如〈人生不樂復何如〉她提到：「繪畫時候的執著與喜悅，有時更超過文字斟酌的成就感。」³⁴

文學與繪畫，一直都是林文月從小的最愛。追溯她寫散文的年代，最早是在小學時期：「每回作文比賽，我的文章都可以張貼在布告欄上供大家閱讀。依稀還記得假裝若無其事走過那布告欄下竊聽同學們讚賞時按捺不住的興奮心情。」³⁵個性好強的她，總覺得愈是有人誇獎、欣賞，就該寫得愈好。

回想過去，在學生時代對自己寫作影響最深遠的，她推崇的是高中時的導師蔡夢周先生，和念台大中文時的系主任臺靜農先生。³⁶ 蔡夢周老師是林文月就讀北二女中的導師兼國文老師，有很深厚豐富的國學底蘊。他當時除了要求學生

³⁰ 林文月，《交談·我的三種文筆》，頁 100-101。

³¹ 錢欽青，〈傾聽 林文月 郭思敏 流動的安靜之美〉，《聯合報》，E7 版，2006 年 3 月 3 日。

³² 林文月，《回首·龍坡丈室憶往》，頁 124。

³³ 林文月的畫作散見於其散文集：《作品》、《擬古》和《回首》，與日本翻譯文學：《和泉式部日記》、《伊勢物語》及《十三夜：樋口一葉小說選》。

³⁴ 林文月，《作品·人生不樂復何如》，頁 19。

³⁵ 林文月，《遙遠·後記》，頁 183。

³⁶ 林文月，《作品·人生不樂復何如》，頁 13-14。

們牢記背誦古文，尙教導學生寫純正的作文，並且痛恨西化的文句。何謂純正的作文？林文月回憶重述蔡老師當年之言：「中國人不說『人們』。『人』就是『人』，包括個人，也包括許多人。」³⁷中文裏哪有「人們」這種複數型的用法？也正由於蔡老師對學生寫作文有如此的嚴格要求堅持，日後林文月的文字裡，留有很多的戒懼、很多堅持，還有很多考慮。蔡夢周老師的啓發對林文月寫文章形成一種極大的鼓勵，在高中時期，她就曾經用一個筆名，偷偷向報章雜誌投稿。即使退稿的滋味非常苦澀，但是一旦作品被刊登披露，那種喜悅和興奮，讓林文月甜蜜難忘。

個人的閱讀經歷，亦是一把開啓林文月寫作之門的鑰匙。初中時，學校的圖書館，藏書雖稱不上豐富，但林文月班上閱讀風氣熾盛，每有同學歸還圖書，便馬上通知其他人去借，一本書就這樣在班上流來流去，《飄》、《鄧肯女士》、《戰爭與和平》、《約翰克利斯朵夫》、《貝多芬傳》……，都是在初中就接觸的翻譯名著。中國文學經典名作如《紅樓夢》、《西遊記》等，反倒是高中以後才接觸的。³⁸ 中學六年，雖然處在「反共抗俄」的政治氛圍裡，但學校的圖書館仍可以借到高爾基、魯迅、周作人的一部分著作。這些課外書，使林文月年少時代擁有遼闊的閱讀天地。

第三節 中文系陶養：文學啓發與人格涵養

對林文月來說，她的人生似乎決定於一念之差——改念中文系。但走上這條路後，接觸的古典學術越多，她便越發覺中文系的美好。林文月將這些文學滋養進一步消化、吸收，成爲自己日後散文反芻吐納的文字珠玉。唸中文系期間，林文月也開始接觸翻譯工作。以下依時間之順序討論之。

³⁷ 前揭書，頁 14。

³⁸ 莊宜文，〈在沒有疆域的國度——林文月的閱讀天地〉，《聯合報》，第 41 版，1997 年 12 月 23 日。

一、讀中文系的因緣

1952年，林文月考入了台大中文系，那一年中文系的錄取僅十一人。高三那年，就讀北二女中且擔任班長的林文月，負責收集班上同學的考大學的報名表。原本也是填考台大外文系的她，看到全班僅一人外，其餘皆填報台大外文系，基於一時莫名的反叛心理，她索性將報名表上的「外」字，刮下改填「中」字，後來她的名字就出現在台大中文系的榜單上，締結了和中文系的美好因緣。

當時她同時獲得錄取台大中文系與師大藝術系(當時稱「師範學院」)，猶豫取捨間，在師長的鼓勵下，選擇了唸台大中文系。「命運有時就是這般不可思議。既選擇讀中文系，便註定我這一生要拿起文筆放下彩筆。」³⁹但她對繪畫仍是難以忘情的，除了眾人熟知的人物素描外，工筆的仕女畫也是林文月鮮為人知的才華。繪畫對她的文筆影響，若以林文月日後所教的「陶謝詩」為喻，素描是她陶淵明的一面，仕女圖是她的謝靈運一面。她的散文時有陶令的疏朗韻致，而平安文學的譯筆則頗多謝客的緻密華美。⁴⁰

「人的一生往往決定於一念之間，對我來說，則又似乎是決定於一念之差。」⁴¹林文月不但不後悔讀中文系，還很高興修完連同中文研究所一共七年的中文系課程。無庸置疑的，中文系溫柔敦厚、典雅深摯的教育，對林文月日後的寫作有深刻的影響。

二、古典學術的養成

曾經徘徊在外文系、藝術系和中文系三叉口的林文月，讀完一年中文系後，就萌生想轉回外文系的念頭，遂鼓起勇氣去見當時的系主任臺靜農先生：

³⁹ 林文月，《交談·我的三種文筆》，頁111。

⁴⁰ 柯慶明，〈我所不知道的林文月先生——為「林文月教授手稿資料展」而作〉，台大圖書館〈台大近代名家手稿——林文月〉，<http://www.ntu.edu.tw/manuscript/wang/home.html>

⁴¹ 林文月，《讀中文系的人·後記》，頁212。

我囁嚅而道來見系主任的原委，並請求他簽名同意我轉系。臺先生坐在一張老舊的書桌前，那上面似乎堆積了高高低低許多公文一類東西。他看了看我的成績單，只簡略的說：「你讀的很好嘛，不要轉系了。」我羞澀地臉紅一陣之後，也想不出第二句該堅持的話。⁴²

在臺靜農先生的鼓勵下，林文月雖然系沒有轉成，但卻也更踏穩且持續中文系的這條路。中文系豐富的古典學術課程，如：臺靜農的楚辭、屈萬里的詩經、鄭騫的陶謝詩、許世瑛的聲韻學、董同龢的西洋漢學名著選讀等等，均提供林文月豐盈的文學的養份，也啓迪她日後的文學創作。

林文月曾自言：「我向來無大志，多半是命運決定了我。而且是在我未選擇之前，命運就選擇了我。」⁴³她在中文研究所報考亦是如此。大學畢業後，林文月一心想當助教，臺靜農先生極力勸勉她務必報考研究所，看見師長對自己如此呵護關切，在考前兩週日夜苦讀下，不負師長的期望，如願考取。

在中文系所研讀了七年，主要的學習方向是古典文學，師長們的教導與指引，林文月更能認識自己並發揮所長。大學時代，她的寫作方向主要是論文，抒情寫志的創作只能偶一爲之。鄭騫先生指導她學士論文《曹氏父子及其詩》及碩士論文《謝靈運及其詩》，透過學術論文的訓練，她更懂得論文的寫作當有別於創作，宜力求冷靜客觀。三曹之後，再讀謝靈運，使林文月漸漸走上了六朝文學研究之路，誠如她的自言其學士論文：「五萬餘字的畢業論文，那實在是我個人後來走向學術研究領域的第一步，也是刺激我培養獨立思考的墊腳石。」⁴⁴

自入中文系開始，古典文學的陶養，便一直持續吸收，反觀現代文學方面，因時局受限而涉獵不廣。在林文月就讀中文系及其後考入中文研究所的五〇年代，正是政府大力查禁中國三十年代文藝書籍，以及俄國若干作家作品之時。周作

⁴² 林文月，《午後書房·臺先生和他的書房》，頁 20。

⁴³ 蔡詩萍採訪、王妙如整理，〈命運眷顧+個人才具：專訪林文月〉，《中國時報》，第 37 版，2000 年 3 月 21 日。

⁴⁴ 林文月，《澄輝集·序言》，台北：文星書店，1967 年 6 月初版。筆者本論文引用台北：洪範書店，1983 年 2 月重刊初版，頁 2。

人、魯迅、郭沫若等作家，在當時都是不可觸碰的禁忌，因而中文系所也未敢開設現代文學課程，終日所接觸的科目盡是經史子集。

偶然間，在大學研究所的書櫃底層，林文月發現了一整套的《小說月報》。於古典研讀之餘，這些現代文學作品的閱讀，引發了她個人的寫作興趣。⁴⁵ 林文月唸大學時，台大外文系在整個台灣文藝風潮中或是西方文學觀念的引進上，都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相較之下，和她前後期的一些外文系出身的作家，如陳若曦、王文興、白先勇、歐陽子等人，比較無包袱，更有機會接觸現代文學，甚至創作。當時外文系夏濟安先生主持的《文學雜誌》，提供了外文系的學生一塊自由創作的園地。身為中文系的林文月，因系上唯一能作的是清代以前的古典學術研究，所以在《文學雜誌》發表的全為古典研究的論文。往後，她的散文作品辭語典雅，正是長期潛心研讀古典文學的成果。對她來說，作家沒有一個「真正」的師承問題，她表示：「讀書、寫作不可能只受單一影響，更不可能完全不受影響。」⁴⁶

三、散文的灌溉

大學時期的系主任臺靜農先生，可說是影響林文月寫作啓蒙最直接且深遠的人。年輕時的臺靜農先生是個頗富盛名的小說家，林文月在唸大學時，曾將自己寫作的散文和小說請臺先生過目。臺先生認為林文月的生活環境太過單純，比較適宜於散文寫作：

記得大概是在大三的時候吧，我寫了一篇取材於農村背景的短篇小說，請臺先生過目指正。兩天後，我滿懷希望地去聽取意見，詎料他直截了當告訴我：「內容構想都不錯，只是裏面的村夫村婦都像受過大學教育的人。」

⁴⁵ 林文月，《作品·人生不樂復何如》，頁13。

⁴⁶ 林麗如，〈文筆、譯筆與彩筆——專訪林文月教授〉，《文訊雜誌》，第201期，2002年6月，頁83。

我猛然醒悟，這是自己寫小說的致命傷。⁴⁷

林文月很快認清了自己的寫作位置，深知自己成長過程順遂、生活環境優渥，像是生長在溫室中的植物，對於外面人世的風雨苦難世界，只憑想像與同情。未嘗有過深刻的體驗，無病呻吟如何能寫出有深度的作品？從此她便決心不寫小說。

然而，林文月並未陷入自怨自艾的困境裡，也未就此放下創作文筆，相對地，臺靜農先生經常鼓勵她多寫散文——自己內心的世界。而她年少喜歡炫耀華藻麗詞的文風，也在臺先生的一句規勸：「文章還是澀一點好。」而逐漸收斂。林文月放棄小說的疆域，一心一意灌溉散文的領土。不能偽裝的個性，雖然讓她寫不成好小說，但另一方面，卻日漸培育出她獨特的散文風格。

四、翻譯的初始

大學時代的林文月和來自嘉義貧困農家的同班同學班上鄭清茂，同因特殊的教育背景而自然兼備了中、日雙語文的能力。臺靜農先生對於他們倆這方面特殊的條件相當關心，總是鼓勵他們善加運用日文根基，多從事翻譯方面的寫作。

當時東方出版社的社長游彌堅先生正計劃出版兩大系統的少年讀物——世界名人傳記及世界名著。那些書都需由日文專家改寫成適合少年閱讀的筆調。游先生請鄭清茂翻譯，以為工讀。由於所譯內容龐大，鄭清茂便邀林文月參與。對於已有日文根柢的林文月而言，逐譯起來並不算困難，於是便利用課餘之暇逐本譯出。從大學即將畢業時到研究所時期，她共翻譯了《聖女貞德》、《居禮夫人》、《南丁格爾》、《茶花女》、《小婦人》等五種偉人傳記或著名少年讀物，都是以女性為主角的書，或女作家的著作。後來的《基度山恩仇記》，因鄭清茂要出國深造，才由她接手繼續完成。⁴⁸

⁴⁷ 林文月，《讀中文系的人·後記》，頁 214-215。

⁴⁸ 林文月，《讀中文系的人·我怎麼開始翻譯「源氏物語」》，頁 175。

林文月初嘗譯書的經驗，將放置多年的日文，與她研讀的中文兩相結合，頗具意義，也是她日後翻譯日本文學的一種試煉，她曾云：「那些經驗，實在是我日後譯註日本古典文學鉅著《源氏物語》、《枕草子》等的重要奠基訓練。」⁴⁹

第四節 在台大任教：三種不同的文筆

民國四十七年在台大任教以來，林文月握筆寫作的方向始終有三：其一是學術論文，多側重在古典文學，尤其是中國中世紀時期的研究；其二是散文創作，感物吟志，隨興而寫；其三是翻譯，以日文原著為主要對象，小說、散文類居多。論文、創作與翻譯一直都是林文月同時並進的寫作方向，這三者不但不構成抵觸矛盾，反而適度地調整了林文月的生活情調。⁵⁰她說：「完成一篇論文後，往往急欲轉換心境，其中一途，便是寫抒發感思的散文。」⁵¹又表示：「我另有一個轉換心境的方法，便即是翻譯。倘若一篇論文剛完成，又無甚創作意念，或者自覺近來所寫的作品重複太多，令己生厭，不如去找別人的文章來閱讀，研究他人如何構思經營。我讀文章的速度極緩慢，常常是一邊讀一邊揣摩作者運筆布局的道理。其實，最好的細讀方法，便是去翻譯。」⁵²以下便依循發展順序，分別由學術評論、散文創作、翻譯加以探討。

一、嚴謹學術之筆

林文月從幼年時期便喜愛寫文章自娛，怎料第一本散文遊記《京都一年》的出版，反倒是在學術論著《謝靈運及其詩》(1966)和《澄輝集》(1967)之後，足見她學術起筆之早。林文月寫作賞析古典的論文始於大學時代，許多當時發表於《文學雜誌》的論文，後來多數收入《澄輝集》之中。⁵³歷經六載時間，1978年終於

⁴⁹ 林文月，《作品·人生不樂復何如》，頁15。

⁵⁰ 林文月，《午後書房·後記》，頁201。

⁵¹ 林芝，《望向高峰——速寫現代散文作家》，頁118。

⁵² 前揭書，頁118-119。

⁵³ 林文月，《山水與古典·前記》，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76年10月初版。筆者本論文引用台

將《源氏物語》譯註出版，這六年忙碌時間中，她並未因這大部頭的翻譯而懈怠了其他兩種寫作，她仍然寫了若干的論文，出版了學術論著《山水與古典》(1976)，以及兩本文人的傳記：《謝靈運傳》(1977)與《青山青史——連雅堂傳》(1977)。

《山水與古典》是林文月發表十三篇有關中國古典詩文及文人的短論，以認真嚴肅的態度，但卻比較輕鬆的筆調呈現。《謝靈運傳》與《青山青史——連雅堂傳》是以似長篇散文之筆所寫的傳記。1979年至1989年間相繼發表於各類書刊的論文，部分文章收入在1989年出版的《中古文學論叢》一書中，討論南北朝時代文風及詩人與其作品。撰寫學術論文，林文月始終秉持「重視作品本身」的基本態度，強調以嚴謹認真的態度去比較版本、考證文字，才能建立一套充實又獨立的思考體系。

二、恬淡創作之筆

1958年研究所畢業後，林文月留任母校執教，她的生活始終沒有離開過校園。研究所畢業的前一年，她和師大藝術系出身的郭豫倫結婚，生了一對子女。然而教書、寫論文、結婚、復又生兒育女，忙碌生活的羈絆，使她遠離創作幾達十年之久。

1969年秋季，林文月獲國科會遴選，以副教授的身份赴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研究中日比較文學，她所擬的研究題目是《唐代文化對日本平安文壇影響》。遊學一年後，在臺靜農等師長們的支持下，破格通過台大中文系的升等論文關卡，在當時的中文系而言，是史無前例的一大突破，有個自由廣闊的研究領域，也讓林文月個人日後的視野和研究發展，有了很大的改變與鼓勵。

林文月從小就熱愛寫作，但真正有計劃地創作乃從《京都一年》一書開始。重拾散文創作之筆，實因林文月赴京都前，林海音邀約她為自己所辦的《純文學月刊》撰稿：「寫點兒比較輕鬆有趣的文章嘛！別總是寫老氣橫秋的論文。」⁵⁴林

北：三民書局，1996年6月重排初版，頁2。

⁵⁴ 林文月，《回首·兩代友情》，頁162。

海音的快人快語之中，自有一種鼓勵推動之意。於是林文月每月撰寫一篇以京都為主題的種種節令行事、古刹名苑等隨筆，逐篇刊登於《純文學》。

返國後，那些篇章集結成爲林文月的第一本散文集——《京都一年》(1970)。她認爲《京都一年》可算是國科會給她去日本研究而產生的副產品，是她生命中的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在此之前，她是一個中文系的教員及學者，因學校風氣不鼓勵創作而很少寫東西，雖偶爾寫些東西，也從未想過要發表。但到了京都之後，所寫的中日比較文學的論文，不但爲日後翻譯《源氏物語》埋下前因，也因《京都一年》一書，讓她重拾創作之筆，改變了她的生活。爾後，林文月始終維持兼及學術論著與自由創作並行的寫作習慣，不再停留於單寫嚴肅的論文了。《讀中文系的人》、《遙遠》、《午後書房》和《交談》等書的相繼問世，字裡行間盡流露林文月的靈心善感與溫柔敦厚的情懷。

三、典範翻譯之筆

林文月的思想啓蒙是從接觸日本文化開始，小學時代幾乎是在上海虹口的日本租界地渡過。但是論及她與日本文學接觸的關鍵，當屬日後的京都人文科學研究所遊學的那一年。

當林文月赴京都進行《唐代文化對日本平安文壇的影響》的研究時，平安時期的《源氏物語》也在這部論文的研究範圍內，林文月首次注意到這本書與中國文化的深厚關係。民國六十一年，她應邀參加日本筆會主辦「日本文化研究國際會議」，以日文寫成了一篇研究論文，探討〈長恨歌〉對《源氏物語》第一帖〈桐壺〉的影響，題目是《桐壺と長恨歌》。回到國內後，又將這篇論文翻譯成中文的論文《源氏物語桐壺與長恨歌》。此時遇到了棘手問題，對國人來說，〈長恨歌〉大家琅琅上口，然日本紫式部的《源氏物語》卻甚少有人讀過。爲了方便讀者，民國六十二年四月，林文月以近萬字試譯了《源氏物語》的首帖〈桐壺〉，並刊登在由台大外文系主辦的《中外文學》。受到《中外文學》的編輯與讀者們

的再三鼓勵，林文月持續費時近六年時間，才將五十四帖百餘萬言日本古典巨帙《源氏物語》譯竟。

翻譯過程中，林文月爲了有助於讀者閱覽時的欣賞與了解，在每帖譯文後加上附註，對原文的知識背景、地名人名物稱、詩歌典故，均作了說明。《源氏物語》此譯本，可說是身爲譯者的林文月自己的評注本，十分具有學術價值，此譯著也於1994年榮獲「第十九屆國家文藝獎翻譯成就獎」。林海音稱許她過人的魄力與持續的認真，孜孜不息、字斟句酌，完成了中國第一部中文全文翻譯的《源氏物語》。當時台灣看到的《源氏物語》只是摘譯，而大陸豐子愷的翻譯也未完全出版，林文月對台灣的翻譯卓越貢獻讓人稱揚。⁵⁵不同於豐子愷採古典白話小說的詞彙句法，林文月以現代白話文翻譯更能自由表現日文的情調，但和歌仍採古典的譯法，故不失古典的韻味。大陸翻譯界表示，五十至七十年代台灣的日本文學翻譯出版中，最值得提到，且收穫最多的，當推林文月的《源氏物語》。⁵⁶

林文月對文學的翻譯看法爲：「文學的翻譯，不僅要正確地傳達原著的內容，同時也應該保持原著字裏行間所流露的韻味才是。」⁵⁷爲了翻譯《源氏物語》這部鉅作，她以極嚴謹的態度去閱讀它，仔細推敲其中的結構與修辭，這與她之前的閱讀經驗截然不同，究竟這對她的散文創作有無影響？林文月表示：「直接的影響我不敢說一定有，但間接的影響應該有。」⁵⁸。往後她又陸續翻譯了《枕草子》(1989)、《和泉式部日記》(1993)等日本文學著作。其中《枕草子》是散文隨筆，散文非故事性的內容，在文字的挑戰上就顯得更大。

林文月在揀選翻譯對象時，深受自己中文系出身的影響，這和臺靜農老師的鼓勵有很深的淵源：「一個中文系出身的人，只要視野寬廣，具備外語能力，是

⁵⁵ 林海音，《剪影話文壇》，台北：純文學出版社，1984年8月初版，頁132。

⁵⁶ 王向遠，《二十世紀中國的日本翻譯文學史》，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3月初版，頁396。

⁵⁷ 林文月，《讀中文系的人·我怎麼開始翻譯《源氏物語》》，頁177-178。

⁵⁸ 蔡詩萍採訪、王妙如整理，〈命運眷顧+個人才具：專訪林文月〉，《中國時報》，第37版，2000年3月25日。

可以從另一個角度去觀察傳統文學或現代文學的許多問題的。」⁵⁹曾有人問她為何專挑困難的大部頭古典文學，不多譯現代的短小日文作品？她表示係出於一種使命感，日本古典文學裡，大量引用了中國文學，如《源氏物語》和《枕草子》皆與唐代中國的古典文學有很大的關係，而她是學中文的，對出處典故比較熟悉，適合這傳譯的任務，至於現代日本作品，有別人譯就可以了。⁶⁰

論文、創作與翻譯這三種不同的文筆，讓林文月的寫作興趣趨於廣泛，給予她較大的思考角度和空間，且其後之所作，往往更能突破框架囹限。

第五節 旅居海外期：多面向的寫譯進程

1993 年的夏天，林文月自台大中文系教職退休，同年 8 月赴美國舊金山和家人團聚。她在出國前，整理出《擬古》、《作品》及譯作《和泉式部日記》三本作品出版，作為退休的紀念。旅美期間，她的生活仍以閱讀、寫作、翻譯為重心。1993 年任美國加州史丹佛大學的客座教授，同年又獲聘台大中文系榮譽教授。1995 年為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客座教授。1999 年又任捷克查理斯大學客座教授。

林文月讀書的形態隨著退休而作了些調整，她表示：「過去當學生時，看書為了考試、寫論文；身為教授之後，則是為了教學或研究。很長的一段時間，讀書總因為帶著目的而感到壓力，是一種沉重的快樂。退休之後便無所為而為，可以隨心所欲的閱讀。」⁶¹或許正是這樣的豐富的閱讀源泉，在散文創作上，林文月並未因退休後而銳減，反而在創作數量及體裁的變化，展現更充沛的力道。這段期間，不論寫作或翻譯，她仍秉持一貫認真嚴謹的精神，闡揚生命「真、善、美」的一面，交出了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翻譯方面，林文月說：「退休之後較少做學術的研究了，想把比較少人做的

⁵⁹ 林文月，《回首·懷念臺先生》，頁 134。

⁶⁰ 黃秀慧，〈三個「我」——林文月的文學心情〉，《聯合報》，第 37 版，1994 年 5 月 16 日。

⁶¹ 莊宜文，〈在沒有疆域的國度——林文月的閱讀天地〉，《聯合報》，第 41 版，1997 年 12 月 23 日。

日本文學譯介出來。」⁶²憑著一股希望為台灣盡點力的使命感，林文月於 1993 年譯註完成日本古典女性文學《和泉式部日記》，這對她個人譯作別具意義——日本平安王朝三大古典女作家作品《源氏物語》、《枕草子》與《和泉式部日記》都由林文月手中分別譯竟出版。其後 1997 年推出《伊勢物語》，2004 年則出版了《十三夜：樋口一葉小說選》。

創作方面，林文月於 1993 退休那年的 7 月及 9 月，陸續出版了散文集《作品》和《擬古》。1998 年時，〈秋陽似酒風已寒〉一文，入選九歌版《八十七年散文選》，且贏得年度散文獎的榮冠。⁶³1999 年出版了散文集《飲膳札記》，並獲得「第三屆台北文學獎及時報文學獎」。2002 年出版了散文精選集《新世紀散文家：林文月精選集》。2004 年的春天更一口氣相繼推出《回首》與《人物速寫》兩本散文集。。2005 年 1 月起，林文月先於在《聯合文學》發表了〈陳獨秀自傳稿〉，道出陳獨秀與臺靜農二人傾心學術、彼此推心置腹引為知己的情形。⁶⁴往後一年多中，在《聯合文學》連綴「人與書」系列的文章，這些作品已於 2006 年 8 月結集成《寫我的書》。

從將創作、翻譯與學術研究融合在一起的《擬古》開始，經超越美食文章格局的《飲膳札記》、接近小說結構的《人物速寫》，到書寫與書相關的記憶的《寫我的書》，林文月不斷嘗試不同的寫作風格，不斷嘗試新的文字實驗，足見她一貫策勵自己求進步的展現，可見林文月散文創作的進程一直持續不輟。

結 語

城市往往成為作家心靈或筆下的某種地標和象徵，上海、台北、京都、美國加州，都是林文月的城市生活。上海——台北，是她兒時的記憶。上海的生活，

⁶² 王蘭芬，〈林文月譯作不輟和樋口一葉對話〉，《民生報》，A13 版，2004 年 4 月 17 日。

⁶³ 王開平，〈如此遙遠，如此美好——訪散文家林文月〉，《聯合報》，第 41 版，1999 年 4 月 26 日。

⁶⁴ 林文月 2005 年 1 月發表〈手跡情誼：靜農師珍藏的陳獨秀先生自傳稿〉，《聯合文學》，第 243 期，頁 112-119。

有國族認同的困惑，但林文月對它的感情，書寫中仍是甜蜜難忘的。台北——京都，是林文月中文學習與創作的重要象徵。台北，是林文月最能感受親密、最認同的地方。台大中文系對她的啓發，不僅是文學上的，也是人格的教養。京都，近一年的遊學生活，林文月不諱言帶有強烈的懷念之情，甚至日後創作與翻譯上的發展，也是於此釀成。台北——美國，從求學到教學，林文月作了四十年的「台大人」，在她的文章中，散發著溫州街學者風範的輝光，令人可感可敬。而今退休到了美國，日子比較清靜，散文的創作不但不停輟，甚至迭有新作發表，體裁往往有出人意表的演出。

